

時代經將軍的提倡，遂進于文藝，其文詞曰謠曲，其技術曰「能」，即 Fuchiossa 所介紹于西洋的 The No Pay 也。猿樂中滑稽的一部分則分化而為狂言，于兩劇之間演之，使「能」的優人可以乘間更衣化妝，而且莊諧對照更增興趣，正與英國的「問劇」(Inter Lude)相同。能樂之劇文詞華美，多適成句，敘述英雄事跡，宣說佛法功德；狂言則用當時的口語，描畫社會上的乖繆與愚鈍。狂言中的公侯率皆粗俗，僧道多墜落，即鬼神亦被玩弄欺騙，與能樂正反，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純樸而且淡泊，沒有那些俗惡的後味。狂言現存者共約二百八十篇，以和泉法為最通行，今所譯一篇係據續狂言記卷五所載，併參考大藏流本。

此篇原名「節分」，所說是日本追儼的風俗。古時模仿中國，扮方相氏于除夕逐鬼，春夜撒豆即其遺風。東京現在還在舉行，據東京年中行事卷上說，唯幾處神社向有此俗，民間係近年復活者。俗以立春日為歲始，雖過了年，至立春始云長了一歲，故于前晚追儼。神社中以二人扮赤鬼青鬼，神官執掌譴責，鬼各求恕願歸山去，「歲男」撒炒豆驅鬼，唱道，「福裏邊！鬼外邊！」云云，大家競拾豆子如其歲數，在平常人家只是撒豆唱咒，沒有別

的儀式。森鷗外的小說集涓滴中有一篇追儼，描寫京都的這種風俗。

日本所謂鬼與中國不同，乃是魔鬼，大抵獠牙雙角，據運慶所雕像，脚上只有兩指，並非亡人的鬼魂。這篇的意思並不加宗教的憎女家那樣要說明女人可畏，連鬼也要上她的當，更不是說她的貪痴；這無非寫出她的勝利以博一笑。鬼只是一個障害，障害愈大則勝利的程度也愈大，所以用這個古怪的鬼者即由於此，正如被欺的丈夫一樣，倘若有人以為意在破攻迷信，那未免是認真太過了。十四年一月十八日譯了記。

## 風箏

魯迅

——野草之九——

北京的冬季，地上還有積雪，灰黑的禿樹枝丫叉于晴朗的青空中，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，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。

故鄉的風箏時節，是春二月，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，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的蜈蚣風箏。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，沒有風輪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。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。我現在在那里呢？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，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。

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，不但不愛，並且嫌惡他，因為我知道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。和我互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歡風箏，自己買不起，我又不准放。他只得張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時至于小半日。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，他驚呼；兩個瓦片風箏幾纏繞解開了，他高興得跳躍。他的這些，在我看來都是笑柄，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看見他了，但記得曾見過他在後園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，推開門，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，他向着大方櫈，坐在大櫈上，便很驚惶地站起來，失了色瑟縮着。大方櫈旁靠着一個蝴蝶風箏的竹骨，還沒有糊上紙，櫈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，正用紅紙條裝飾着，將要完工了。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，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，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。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將風輪擲在地下，踏匾了。論長幼，論力氣，他是都敵不過我的，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絕望地站在屋裏。後來他怎樣，我不知道，也沒有留心。

然而我的懲罰終于輪到了，在我們離別很久之後，我已經是中年，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，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，玩具是兒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來

毫不憶及的兒時對於精神的寬殺的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開，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，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於斷絕，他只是很重很重的墮着，墮着。

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：送他風箏，贊成他放，勸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們嚷着，跪着，笑着，——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，早有了鬍子了。

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：去討他的寬恕，等他說，「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」那麼，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，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們會面的時候，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『生』的辛苦的條紋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，我便敘述到這一節，自說幼年時代的胡塗。「我可是毫不怪你呵，」我想，他要說，我即刻便受了寬恕，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。

「有過這樣的事麼？」他驚異的笑着說，像旁聽別人的新聞一樣；他什麼也不記得了。

全然忘却，毫無怨恨，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？無怨的怨，說罷罷了。

我還希求什麼呢？我的心只得沈重着。

在現，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，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，而一併也帶着無可把欺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罷去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嚴冬，正給我降常的寒威和冷氣。

## 抱犢谷通信

子棄

小引

我常羨慕小說家，他們能够檢到一本日記，在舊書攤上買到殘抄本，或是從包花生米的紙上錄出一篇東西來，變成自己的絕好的小說。我向來沒有這種好運，直到近來纔拾得一捲字紙，——其實是一個朋友前年在臨城附近檢來的，日前來京纔送給我。這是些另另碎碎的紙張，只有寫在一幅如意箋上的是連貫的文章，經我點竄了幾處，發表出來，併替他加上了一個題目。這是第一遭，不必自己費心而可以算是自己的作品，真是僥倖之至。

這篇原文的著者名叫鶴生，和篇首所自記，又據別的紙片查出他是姓呂。他大約是「肉票」之一，否則他的文件不會掉在失事的地方，但是他到抱犢谷以後下落終于不明：孫美瑤招安後放免的旅客名單上遍查不見呂鶴生的名字。有人說，看他的文章頗有非聖無法的氣味，一定因此為匪黨所賞識，留在山寨裏做軍師了；然而孫團長就職時也不聽說有這樣一個參謀或佐官。又有人說，或者因為他的狂妄，被匪黨所殺了也未可知：這頗合于情理，本來強盜也是擁護禮教的。總之他進了抱犢谷，就不復再見了。甲子除夕記。

癸亥孟夏，鶴生。

我爲了女兒的事這幾天真是煩惱極了。

我的長女是屬虎的。這並不關係什麼民間的迷信，但當她生下來以後我就非常擔心，覺得女子的運命是很苦的，生怕她也不能免，雖然我們自己的也並不好。撫養我的祖母也是屬虎，——她今年是九十九歲，——她的最後十年我是親眼看見的，她的瘦長的虔敬的臉上絲絲刻著苦痛的痕跡，從祖父怒罵的話裏又令我想起她前半生的不幸。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運命便是我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。祖母死了，上年安她的魂魄！如今我有了一個屬虎的女兒，（還有兩個雖然是屬別肖的，）不禁使我悲感，也併不禁有點迷信。我雖然終于是懦弱的人，當時却決心要給她們奮鬥一回試一試，無論那障害是人力還是天力，要使得她們不要像她們的曾祖母那樣。我苦心的教育她們，給她們人生的知識和技能，可以和諧而又獨立地生活；養成她們道德的趣味，自發地愛貞操，和愛清潔一樣；教她們知道戀愛只能自主地給予，不能賣買；希望她們幸福的只見一個丈夫，但也並不詛咒不幸而知道幾個男子。我的計畫是做到了，我祝福她們，放她們出去，去求生活。但是實際却不能這樣圓滿。

她們嘗過了人生的幸福和不幸，得到了她們各自的生活與戀愛，都是她們的自由以及責任，就是我們爲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，——然而所謂社會却要來費心。他們比父親丈

夫更嚴厲地監督她們，他們造作謠言，隨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謠言來加裁判。其實這些事即使是事實也用不著人家來管，並不算是什麼事。我的女兒是二十二歲了，（因為她是我三十四歲時生的，）現在是處女非處女，我不知道，也沒有知道之必要，倘若她自己不是因為什麼緣故來告訴我們知道。我們把她教養成就之後，這身體就是她自己的，一切由她負責去處理，我們更不須過問。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——倘若真是受過教育的紳士，也決不會來問這些無意義的事情。這或者未免太是烏託邦的了，我知道在智識階級中間還有反對娶寡婦的事，但我總自信上邊所說的話是對的，明白的人都應如此。

文明是什麼？我不曉得，因為我不曾研究過這件東西。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樣，我却有一種界說，雖然也只是我個人的幻覺，我想這是這樣的一個境地，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犧牲與衝突儘可能地減少下去。我們的野蠻的祖先以及野蠻的堂兄弟之所以為野蠻，即在于他們之多有不必要的犧牲與衝突。他們相信兩性關係于天行人事都有影響，與社會的安危直接相關，所以取締十分地嚴重，有些真出于意表之外。現在知道這些都是迷信，便不應再這樣地做，我想一個人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貽害社會，其餘都是自己的責任，與公眾沒有什麼關係。或者這又是理想的話，至少現在難能實現，但文明的趨勢，是在這邊走；或者這說

給沒有適當教養的男女聽未免稍早，但在談論別人的戀愛事件的旁觀者不可不知道這個理，努力避去遺傳的變步。

我現在且讓一步承認性的過失，承認這是不應為的，我仍不能說社會的嚴厲態度是合于情理。即使這是罪，也只是觸犯了他或她的配偶，不關第三者的事。即使第三者可以從旁評論，也當體察而不當裁判。「她」或者真是有「過去」，知道過一兩個男子，但既然她的丈夫原許了，（或者他當初就不以為意，也未可知，）我們再沒有不可原許，並不特別因為是自己的女兒。我不是基督教徒，却是崇拜基督的一個人：時常現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為感動的，是耶穌在殿裏「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」的情景。「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擧石頭打她。」我們讀到這里，真感到一種偉大和神聖，于是也就覺得那些一臉凶相的聖徒們並不能算是偉大和神聖。我不能擺出聖人的架子，說一切罪惡都可容忍，唯對於性的過失總以為可以原許，而且也沒有可以不原許的資格。

那些偽君子——假道學家，假基督教徒，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等，却偏是喜歡多管這些閑事，這是最使我覺得討厭的。譬如我有一個敵人，我雖願意和他拚個你死我活，但決不能幸樂他家裏的流言，更不必說別人的事了。你們君子平常以此為樂：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你們依恃自己在傳統道德前面是個完人，相信在聖

廟中有你的分，便傲慢地來侮蔑你的弟妹，說「讓我來裁判你，」至多也總是說，「讓我來饒恕你。」我們不但不應裁判，便是饒恕也非互相饒恕不可，因為我們脆弱的人類在這世界存在的期間總有著許多弱點，因了這弱點，並不因了自己的優點纔饒恕人。你們偽君子們不知道自已也有弱點，只因幾種機緣所以未曾發露，却自信有足以凌駕眾人的德性，更處處找尋人家的過失以襯貼自己的賢良，如把別人踏得愈低，則自己的身分也就抬得愈高，所以幸災樂禍，苛刻，吹求，你們的意思就只是竭力殘踏不幸的弟妹以助成你的得救！你們的仲尼耶穌是這樣的教你的麼？你們心裏的淫念使你對於淫婦起妬忌怨恨之念，要擧石頭打死她們，至今也還在指點譏笑她。這是怎樣可憐憫可嫌惡的東西！你們笑什麼？你們也配笑麼！我不禁要學我所愛讀的小說家那樣放大了喉嚨很命的叫罵著說，

附記

這篇東西似乎未完，但因為是別人的文章，我不好代為續補，所愛讀的小說家也還不會查出，看文中語氣當係有人講他女兒的壞話，老頭兒氣極了，所以寫了這一篇，殆古人所謂「老牛舐犢」之情歟。篇名題作「抱犢谷通信」，文義雙關，正是巧合也。編者錄又記。

# 過年

夏葵如

大家過年，我也過年，雖然不是有意雷同，然而總算不能獨異了。還有什麼可說？但是別人過年都有他們自己所覺得有趣味的事；有的趁了這幾天拚命的寫情書，有的伴了愛人去電影，逛公園，有的埋頭在書房裏讀他所愛讀的書，更有一班憂時的小英雄，因新年又引起了他們的感慨，遂和朋友大談而特談什麼改建，革興，……總而言之，各人都作着自已的夢，夢着黃金的前途。至於我呢，『我則異於是。』

我的性子是這樣的；在上課的時候，總是覺得一連六天的挾着書到講堂上去，時間實在太長，所以希望星期日的到來，如犯人希望大赦一樣。其實星期日我並沒有什麼好處，或者還要使我更累。然而假使一連的有了幾天假。我又覺得無聊了，心裏抱怨學校何不早一天上課。這種性子也許太癖，然而真是我的性子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年假本來是三天，從星期三到五。但是星期六我們只有一堂課，而L先生替我們顧慮的周到，說是在放過三天假之後，人的精神都散漫了，這一點鐘的課未必肯來上，所以他在星期二堂上即宣言『星期六無課』了，再加上了星期日，我們一共就有了五天假。我當時就料到這許多天沒有課上，一定會使人無聊，所以就打算在此期內找一本極有趣味的書看看，以免無聊的襲來。因為與C先生談到Swift，就想

看他所做的 *Gulliver's Travels* 然而把圖書館的書目翻了兩遍，終於沒有找着，本想立時就買一本來，而手邊又沒有現成的錢，於是這計畫遂失敗了。

『這幾天究竟做什麼呢？』在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常常這樣無聊的想，好像私私的在審問一個小偷。立刻就得到他的回答才好。然而不一會心中又造了反問；『做什麼事又何必要預定？』頭腦昏昏的，抓着一本書只是肉她出書。

三十一日從床上起來，已是八點多了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沒做過的是——打馬將。覺得四個人坐在四方的桌子上，各人面前堆着銅元銀洋之類，而且時時刻刻的想着『兩方』『三方』，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，因此就去找人，人雖找着了，然而沒有地方幹。因為這些朋友都和我一樣住在宿舍裏。我當時很氣悶，看為這一點小趣味，都不能享受，那真是太使人難堪了！幸而M君想起同學J君是住在公寓裏，我們終於有了地方。

到了下午，許多同學都一陣一陣的到前門車站歡迎孫中山先生去了，我却在家裏和C君談閒天，談些連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話。C君是我的一個同班學友，大約近來也是覺得生活的無聊，所以常來和我談談。今天我不在家，他在我這裏已睡了兩點多鐘，而且還寫張信留在桌上：『老夏！我們不必存什麼目的，反正人生是沒有意思的。讓我們這隻無舵的小船那向，沒有邊的海洋打去！』是的，人生是

必有意思。不過我們這隻小船，如果是飄在大洋裏，就是不幸為風浪打翻了，到底也還經過一些驚濤駭浪，到底也還值得我們的呼號與掙扎。然而我現在不是在波濤壯闊的海洋裏，而是落在點水皆無的沙灘上。就是想翻也翻不了，這是多麼無味呵！

C君候我不來，只好塗精打彩的踱回去，然而我們恰好在門口相遇了。於是他又同我走回來，我們一直談到兩點。他走後，我馬上又覺得沒有事幹，於是也只好跑到前門去。孫先生果然不會到，歡迎的人也非常之多，紅的旗子和白的旗子飄揚着，倒也有點意思。車站裏面已經擠得水泄不通，外面的兩邊也一直擁到了大路，個個都顯出一副很誠敬的面容，如教徒進了大禮拜堂似的。我當時很歡喜，心想孫先生是革命的領袖，今天這許多歡迎他的人，當然都是懂得他而且佩服他的了，北京一城就有這些了解革命的人，中國實在不見得無希望！然而我馬上又不以為然了。因為在前幾天孫先生來北京的呼聲正熱鬧的時候，我曾到東安市場各書舖子裏調查過建國方略的銷路。我問了十幾家，只三四家回答有；我問他們近來消息如何。都說『不多』。因此我想我們貴國之歡迎人的人，大概有兩種；一種是照例辦公，如當日各部總次長之類；一種是乾湊熱鬧，除了上項所說之類，雖然真是了解他而去歡迎的人不見得沒有，雖然恐怕是百千分之一，大約可以算作例外。

四點多了，孫先生還沒有到，人們也漸漸的走散了。我打了幾個圈，看看一些陌生人的面孔，也就回來了。我所以要回來的原因，并不是怪孫先生到那會還不來，也不是看見許多人走了我也就跟着走。老實說：我到車站去，并不是誠心的去歡迎孫先生，雖然他是我所最敬佩的一個人。不過因為在家裏覺得無事幹，好去逛一逛；在車站上消磨了兩點鐘，無聊又鑽進我的毛孔，由毛孔又鑽進我的心，於是我又不得不回來。

一日的上午，又把昨天的舊把戲重演一回，然而這次却失敗了。我坐在桌上急得不得下來，心裡發誓道：『以後再也不幹這種討厭的事了！』

下午因為沒有地方去，在家裡拿起杜甫詩集來讀。這已經成了我的一個老法門，在無聊不能做事的時候，就來讀舊詩。一來可以高聲的唱不用腦筋，二來可以『三三三』，隨手一翻，恰巧遇着他的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，於是更使我難過。我把他的第七首些須改寫了一下，就成了我的一首歌。

『我生學不成名年已長，五年（其實才兩年半）困住沙灘上。都門學着多少年，求學應須及早幹。同病相憐有K君，見面即呼『怎麼辦？嗚呼！我歌吟計已窮，繞室徨無所從！』我想人們除死之外，只有三件痛快事；一

是瘋，二是夢，三是醉。瘋是瘋不了的，我自己很知道；近來腦子又很和我搗亂，夜裏時常睡不着，所以也作不到什麼夢；現在惟一的希望只有醉了！因此遂決定在晚上邀R君痛飲一頓，作個暫時的『荷鍾的劉伶』。但是因為平時太不歡喜吃酒，才乾了一杯，馬上就覺得興味索然。於是醉也醉不下去了！

二日跑到K君處，總算鬼混了一上午。因他說起昨天遊萬牲園怎樣有趣，又引得我的心動。遂邀他再同我去，并約K君一陣，吃過午飯，大家很興致勃勃的坐車到西四牌樓，從西四牌樓再坐真的電車到西直門。然而剛要到西直門的時候，我心裡又着實不願意去了。『我們還是回去好，這樣大冷天，到那裏有什麼意思！』我很無聊賴的向他們提議。K君無可無不可，而O君却說：『已走到這裏了，幹嗎又回去？我們還是去好。』因此我也只好跟着走。未到時既已無聊，當然玩不出什麼意味來。雖然也還滑了一起冰，但也不過是勉強的關住着自己的不快之感罷了！

回來後，已將近五點鐘，坐在位上，總是覺得有些不舒服，然而又不知道爲了什麼。一眼看見我自己已經打了半個多月將成而未成的一隻手套，立時更生起氣來。我因爲一時的高興，就跟着同學F君學打手套，學幾學會了；然而因爲一不帶到講堂上打，二又不坐在車上打，所以時間很少。這隻不幸的人打不成手套擺在桌上，許多人一看見總是拿起來一瞧他然後把那奇異的眼光向我瞟一瞟，而且問：『你打嗎？誰教你的！』我起初還向他們說，後來只好笑了笑。F君向我說，現在『狗抓地毯』的人非常的多，我不願意這隻手套將來受『無妄之災』，所以就隨手拿牠起來拆散了。於是我很快然，好像復了仇似的。

我的三天年假，大約就是這樣的過了。這些無味的事，本來不值得記下；然而爲了要混過這一晚上，所以只好拿起筆來拉雜的寫。我想伯亮先生看了，一定又要嘆『並晶報而不如』了！

十四年一月二日夜半。

### 上下身

明

『戈丹的三個賢人，坐在碗裡去漂洋去。他們的碗倘若牢些，我的故事也要長些。』

英國兒歌

人的肉體明明是一整個，（雖然拿一把刀也可以把他切開來，）背後從頭頸到尾間一條脊椎，前面從胸口到『丹田』一張肚皮，中間並無可以卸拆之處，而吾鄉（別處的公民聽了不必多心，）的賢人必強分割之爲上下身，——大約是以肚臍爲界。上下本是方向，沒有什麼不對，但他們在這里又應用了大義名分的大道

理，于是身下變而為尊卑，邪正，淨不淨之分了；上身是體面紳士，下身是「該辦的」下流社會。這種說法既詳于聖教，那麼當然是不會錯的了，只是實行起來却有點為難。不必說要想攔腰的「關老爺一大刀」分個上下，就未免斷送老命，固然斷乎不可，即使在該辦的範圍內稍加割削，最端正的科學家也決不答應的。平常沐浴時候，（幸而在賢人們這不很多，）要備兩條手巾兩只盆兩桶水，分洗兩個階級，稍一疏忽不是連上便是犯下，紊了尊卑之序，深于德化有妨。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，跌了一個倒栽葱，更是本末倒置，大非佳兆了。由我們愚人看來，這實在是無事自擾，一個身子站起睡倒或是翻個筋斗，總是一個身子，並不如豬肉可以有裏脊五花肉等之分，定出貴賤不同的價值來。吾鄉賢人之所為，雖曰合于聖道，其亦古代蠻風之遺留歟。

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，僅想選取其中的事節，將不中意的稍頭棄去。這種辦法可以稱之曰抽刀斷水，揮劍斬雲。生活中大抵包含飲食，戀愛，生育，工作，老死這幾樣事情，但是聯結在一起，不是可以隨便選取一二的。有人希望長生而不死，有人主張生存而禁欲，有人專為飲食而工作，有人又為工作而飲食，這都有點像想齊肚臍鋸斷，釘上一塊底板，單把上半身保留起來。比較明白而過于正經的朋友則全盤承受而分別其等級，如走路是上等而睡覺是下等，吃飯是上等而飲酒喝茶是下等。

也。我並不以為人可以終日睡覺或用茶酒代飯吃，然而我覺得睡覺或飲酒喝茶不是可以輕蔑的事，因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。百餘年前日本有一個藝術家是精通茶道的，有一回去旅行，每到驛站必取出茶具，悠然的點起茶來自喝。有人規勸他說，行旅中何必如此，他答得好，「行旅中難道不是生活麼。」這樣想的人纔真能尊重併享樂他的生活。沛德 (W. Pater) 曾說，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經驗之果而是經驗本身。正經的人們只把一件事當作正經生活，其餘的如不是不得已的壞癖氣也總是可有可無的附屬品罷了；程度雖不同，這與吾鄉賢人之單尊重上身（其實是，不必細說，正是相反，）乃正屬同一種類。

戈丹 (Gotham) 地方的做事恐怕說來很長，這只是其中的一兩節而已。

### ○水曲

問心

郎作水上萍，  
儂作池中水；  
聚散縱隨風，  
終在池水裏。

郎作池中水，  
儂作水上萍；  
池水有時涸，  
浮萍亦無生。

### 親「送語絲」記

伏園

小峰吾兄：

「三個雙脚洋鬼子」夾着「語絲」沿街叫賣，這是「語絲」初出時我們給讀者的一個深刻的印象。現在我要告訴你「一個雙脚洋鬼子」親送「語絲」的故事了。

你對我說，虎坊橋三十三號的閻進兮屢次來信責問「語絲」何以不寄到，而我們寄去的「語絲」却由郵局黏一個紙條，說三十三號查無閻進兮其人，所以原封退回；我們因為他的信上清清楚楚的寫着三十三號，所以又寄去，但是又黏上紙條退回來，我說虎坊橋是我常路過的，即使不常路過，爲了「語絲」的緣故，也爲了好好奇心驅使的緣故，我一定要親自送去。

我到虎坊橋三十三號一看，原來是一家雜貨鋪，字號是「瑞寶信」，好像與「語絲」不會發生什麼關係似的。我進去探問了，也與郵政信差一樣，訪不着一個什麼閻進兮，店夥說他們全鋪中沒有姓閻的。我就問他們裏面有沒有寄住的人，有沒有老班的親戚朋友他們可以代收的；他們果然到處去找了，結果是說，「有一個新來的學徒，的確是姓閻，現在出去了，我們可以代收；那時讓郵政局退回，是因為他新來，我們不知道他姓什麼。」

現在我寫這封信要告訴你的就是這句話；我們的一個愛讀者閻進兮 是新進雜貨鋪的學徒。

伏園。